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

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七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

卻說曹操退兵至斜谷，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，故差馬超等諸將，分兵十數路，不時攻劫。因此操不能久住，又被魏延射了一箭，急急班師。三軍銳氣墮盡。前隊纔行，兩下火起，乃是馬超伏兵追趕。曹兵人人喪膽。操令軍士急行，曉夜奔走無停，直至京兆，方始安心。

且說玄德命劉封、孟達、王平等，攻取上庸諸郡。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，遂皆投降。玄德安民已定，大賞三軍。人心大悅。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，未敢逕啓，卻來稟告諸葛軍師。孔明曰：「吾意已有定奪了。」隨引法正等人見玄德曰：「今曹操專權，百姓無主。主公仁義著於天下，今已撫有兩川之地，可以應天順人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順，以討國賊。事不宜遲，便請擇吉。」玄德大驚曰：「軍師之言差矣！劉備雖然漢之宗室，乃臣子也，若爲此事，是反漢矣。」孔明曰：「非也。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並起，各霸一方，四海才德之士，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，皆欲攀龍附鳳，建立功名也。今主公避嫌守義，恐失衆人之望。願主公熟思之。」玄德曰：「要吾僭居尊位，吾必不敢。可再商議長策。」諸將齊言曰：「主公若只推卻，衆心解矣！」孔明曰：「主公平生以義爲本，未肯便稱尊號。今有荆襄、兩川之地，可暫爲漢中王。」玄德曰：「汝等雖欲尊吾爲王，不得天子明詔，是僭也。」孔明曰：「今宜從權，不可拘執常理。」張飛大叫曰：「異姓之人皆欲爲君，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？莫說漢中王，就稱皇帝，有何不可！」玄德叱曰：「汝勿多言！」孔明曰：「主公宜從權變，先進位漢中王，然後表奏

天子，未爲遲也。」玄德再三推辭不過，只得依允。

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，築壇於沔陽，方圓九里，分布五方，各設旌旗儀仗。群臣皆依次序排列。許靖、法正請玄德登壇，進冠冕、璽綬訖，面南而坐，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。子劉禪，立爲王世子。封許靖爲太傅，法正爲尚書令，諸葛亮爲軍師，總理軍國重事，封關羽、張飛、趙雲、馬超、黃忠爲五虎大將，魏延爲漢中太守。其餘各擬功勛定爵。

玄德既爲漢中王，遂修表一道，差人賁赴許都。表曰：

備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總督三軍，奉辭於外，不能掃除寇難，靖匡王室，久使陛下聖教陵遲，六合之內，否而未泰。惟憂反側，疚如疾首。曩者董卓，倡爲亂階。自是之後，群凶縱橫，殘剝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臨，人臣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久未梟除，侵擅國權，恣心極亂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，機事不密，承見陷害。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，遂得使操窮凶極逆：主后戮殺，皇子鳩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，懦弱不武，歷年未效。常恐殞沒，辜負國恩，寤寐永嘆，夕惕若厲。今臣群僚，以爲在昔「虞書」，敦叙九族，庶明勵翼，帝王相傳，此道不廢；周監二代，並建諸姬，實賴晉、鄭夾輔之力，高祖龍興，尊王子弟，大啓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實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盜已顯；既宗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：上臣爲大司馬、漢中王。臣伏自三省：受國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陳力未效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，以重罪謗。群僚見逼，迫臣以

義。臣退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，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墜：誠臣憂心碎首之日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靜聖朝，雖赴水火，所不得辭：輒順衆議，拜受印璽，以崇國威。仰惟爵號，位高寵厚，俯思報效，憂深責重：驚怖惕息，如臨於谷。敢不盡力輸誠，獎勵六師，率齊群義，應天順時，以寧社稷。謹拜表以聞。

表到許都，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，大怒曰：「織蓆小兒，安敢如此！吾誓滅之！」即時傳令，盡起傾國之兵，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。一人出班諫曰：「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，親勞車駕遠征。臣有一計，不須張弓隻箭，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，待其兵衰力盡，只須一將往征之，便可成功。」操視其人，乃司馬懿也。操喜問曰：「仲達有何高見？」懿曰：「江東孫權，以妹嫁劉備，而又乘間竊取回去；劉備又占據荊州不還：彼此俱有切齒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辨之士，賁書往說孫權，使興兵取荊州。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。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，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，勢必危矣。」操大喜，即修書令滿寵爲使，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。

權知滿寵到，遂與謀士商議。張昭進曰：「魏與吳本無讎，前因聽諸葛之說詞，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，生靈遭其塗炭。今滿伯寧來，必有講和之意，可以禮接之。」權依其言，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。禮畢，權以賓禮待寵。寵呈上操書曰：「吳、魏自來無讎，皆因劉備之故，致生罅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約將軍攻取荊州，魏王以兵臨漢川，首尾夾擊。破備之後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」孫權覽書畢，設筵相待滿寵，送歸館舍安息。

權與衆謀士商議。顧雍曰：「雖是說詞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滿寵回，約會曹操首尾相擊；一面使人過江，探雲長動靜，方可行事。」諸葛瑾曰：「某聞雲長自到荊州，劉備娶與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，未許字人。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：若雲長肯許，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；若雲長不肯，然後助曹取荊州。」孫權用其謀，先送滿寵回許都，卻遣諸葛瑾爲使，投荊州來。入城見雲長，禮畢，雲長曰：「子瑜此來何意？」瑾曰：「特來求結兩家之好：吾主吳侯有一子，甚聰慧，聞將軍有一女，特來求婚。兩家結好，併力破曹。此誠美事，請君侯思之。」雲長勃然大怒曰：「吾虎女，安肯嫁犬子乎！不看汝弟之面，立斬汝首！再休多言！」遂命左右逐出。

瑾抱頭鼠竄，回見吳侯，不敢隱匿，遂以實告。權大怒曰：「何太無禮耶！」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，商議取荊州之策。步騭曰：「曹操久欲篡漢，所懼者劉備也。今遣使來，令吳興兵吞蜀，此嫁禍於吳也。」權曰：「孤亦欲取荊州久矣。」騭曰：「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、樊城，又無長江之險，旱路可取荊州；如何不取，卻令主公動兵？只此便見其心。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，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雲長一動，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，一舉可得矣。」權從其議，即時遣使過江，上書曹操，陳說此事。操大喜，發付使者先回，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，爲參謀官，商議動兵；一面馳檄東吳，令領兵水路接應，以取荊州。

卻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，守禦東川，遂引百官回成都。差官起造宮庭，又置館舍，自

成都至白水，共建四百餘處館舍、亭郵，廣積糧草，多造軍器，以圖進取中原。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，欲取荊州，即飛報入蜀。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。然吳中謀士極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。」漢中王曰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敵軍膽寒，自然瓦解矣。」漢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，齎捧誥命投荊州來。

雲長出郭迎接入城。至公廨禮畢，雲長問曰：「漢中王封我何爵？」詩曰：「五虎大將之首。」雲長問：「那五虎將？」詩曰：「關、張、趙、馬、黃是也。」雲長怒曰：「翼德，吾弟也，孟起，世代名家，子龍久隨吾兄，即吾弟也；位與吾相並，可也。黃忠何等人，敢與吾同列？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！」遂不肯受印。詩笑曰：「將軍差矣。昔蕭何、曹參，與高祖同舉大事，最爲親近，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，然信位爲王，居蕭、曹之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爲怨。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，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，視同一體；將軍即漢中王，漢中王即將軍也，豈與諸人等哉？將軍受漢中王厚恩，當與同休戚，共禍福，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。願將軍熟思之。」雲長大悟，乃再拜曰：「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見教，幾誤大事！」即拜受印綬。費詩方出王旨，令雲長領兵取樊城。雲長領命，即時差傅士仁、糜芳二人爲先鋒，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，一面設宴城中，款待費詩。

飲至二更，忽報城外寨中火起。雲長即披挂上馬，出城看時，乃是傅士仁、糜芳飲酒，帳後遺火，燒着火礮，滿營撼動，把軍器、糧草盡皆燒燬。雲長引兵救撲，至四更方纔火滅。雲長

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責之曰：「吾令汝二人作先鋒，不曾出師，先將許多軍器、糧草燒燬，火礮打死本部軍人：如此誤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！」叱令斬之。費詩告曰：「未曾出師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。可暫免其罪。」雲長怒氣不息，叱二人曰：「吾不看費司馬之面，必斬汝二人之首！」乃喚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鋒印綬，罰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；且曰：「若吾得勝回來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罰！」二人滿面羞慚，喏喏而去。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，關平爲副將，自總中軍，馬良、伊籍爲參謀，一同征進。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，到荊州來投降關公，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，甚愛之，令隨費詩入川，見漢中王受爵。費詩辭別關公，帶了胡班，自回蜀中去了。

且說關公是日祭了「帥」字大旗，假寐於帳中。忽見一豬，其大如牛，渾身黑色，奔入帳中，徑咬雲長之足。雲長大怒，急拔劍斬之，聲如裂帛。雲長驚覺，乃是一夢，便覺左足隱隱疼痛，心中大疑。喚關平至，以夢告之。平對曰：「豬亦有龍象：龍附足，乃升騰之意，不必疑忌。」雲長聚多官於帳下，告以夢兆。或言吉祥者，或言不祥者，衆論不一。雲長曰：「吾大丈夫年近六旬，即死何憾！」正言間，蜀使至，傳漢中王旨：拜雲長爲前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荊、襄九郡事。雲長受命訖，衆官拜賀曰：「此足見豬龍之瑞也。」於是雲長坦然不疑，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。

曹仁正在城中。忽報雲長自領兵來，仁大驚，欲堅守不出。副將翟元曰：「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；今彼自來，是送死也，何故避之？」參謀滿寵諫曰：「吾素知雲長勇而有

謀，未可輕敵。不如堅守，乃爲上策。」驍將夏侯存曰：「此書生之言耳。豈不聞『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』？我軍以逸待勞，自可取勝。」曹仁從其言，令滿寵守樊城，自領兵來迎雲長。雲長知曹兵來，喚關平、廖化，二將受計而往。與曹兵兩陣對圓，廖化出馬搦戰，翟元出迎。二將戰不多時，化詐敗，撥馬便走。翟元從後追殺，荊州兵退二十里。次日，又來搦戰。夏侯存、翟元一齊出迎，荊州兵又敗，又追殺二十餘里。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曹仁急命前軍速回。背後關平、廖化殺來，曹兵大亂。曹仁知是中計，先掣一軍飛奔襄陽，離城數里，前面綉旗招颭，雲長勒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曹仁膽戰心驚，不敢交鋒，望襄陽斜路而走。雲長不趕。須臾，夏侯存軍至，見了雲長大怒，便與雲長交鋒，只一合，被雲長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關平趕上，一刀斬之。乘勢追殺，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雲長得了襄陽，賞軍撫民。隨軍司馬王甫曰：「將軍一鼓而下襄陽，曹兵雖然喪膽，然以愚意論之：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，常有吞併荊州之意，倘率兵徑取荊州，如之奈何？」雲長曰：「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提調此事：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，每臺用五十軍守之，儻吳兵渡江，夜則明火，晝則舉烟爲號。吾當親往擊之。」王甫曰：「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。必須再得一人，以總督荊州。」雲長曰：「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，有何慮焉？」甫曰：「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，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。趙累爲人忠誠廉直，若用此人，萬無一失。」雲長曰：「吾素知潘濬爲人。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趙累現掌糧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疑，只與我築烽火臺去。」王甫快快，拜辭而行。雲

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，攻打樊城。

卻說曹仁折了二將，退守樊城，謂滿寵曰：「不聽公言，兵將敗亡，失卻襄陽，如之奈何？」寵曰：「雲長虎將，足智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堅守。」正言間，人報雲長渡江而來，攻打樊城。仁大驚。寵曰：「只宜堅守。」部將呂常奮然曰：「某乞兵數千，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。」寵諫曰：「不可。」呂常怒曰：「據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堅守，何能退敵！豈不聞兵法云：『軍半渡可擊。』今雲長軍半渡襄江，何不擊之？若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急難抵敵矣！」仁即與兵二千，令呂常出樊城迎戰。呂常來至江口，只見前面綉旗開處，雲長橫刀出馬。呂常卻欲來迎，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，不戰先走，呂常喝止不住。雲長混殺過來，曹兵大敗，馬步軍折其大半，殘敗軍奔入樊城。

曹仁急差人求救。使命星夜至長安，將書呈上曹操，言雲長破了襄陽，「現圍樊城甚急，望撥大將前來救援。」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：「汝可去解樊城之圍。」其人應聲而出。衆視之，乃于禁也。禁曰：「某求一將作先鋒，領兵同去。」操又問衆人曰：「誰敢作先鋒？」一人奮然出曰：「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生擒關某，獻於麾下！」操視之，大喜。正是：未見東吳來伺隙，先看北魏又添兵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轎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

卻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，問眾將誰敢作先鋒，一人應聲願往。操視之，乃龐德也。操大喜曰：「關某威震華夏，未逢對手，今遇令名，真勁敵也！」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，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，大起七軍，前往樊城。這七軍，皆北方強壯之士。兩員領軍將校，一名董衡，一名董超，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。董衡曰：「今將軍提七枝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危，期在必勝，乃用龐德爲先鋒，豈不誤事？」禁驚問其故。衡曰：「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，不得已而降魏，今其故主在蜀，職居『五虎上將』，況其親兄龐柔，亦在西川爲官，今使他爲先鋒，是潑油救火也。將軍何不啓知魏王，別換一人去？」

禁聞此語，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即喚龐德至階下，令納下先鋒印。德大驚曰：「某正欲與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見用？」操曰：「孤本無猜疑。但今馬超現在西川，汝兄龐柔亦在西川，俱佐劉備，孤縱不疑，奈眾口何？」龐德聞之，免冠頓首，流血滿面而告曰：「某自漢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。大王何疑於德也？德昔在故鄉時，與兄同居，嫂甚不賢，德乘醉殺之，兄恨德人骨髓，誓不相見，恩已斷矣。故主馬超，有勇無謀，兵敗將亡，孤身入川，今與德各事其主，舊義已絕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萌異志？惟大王察之！」操乃扶起龐德，撫慰曰：「孤素知卿忠義，前言特以安眾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。卿不負孤，孤亦必不負卿也。」

德拜謝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木櫬。次日，請諸友赴席，列櫬於堂。衆親友見之皆驚，問曰：「將軍出師，何用此不祥之物？」德舉杯謂親友曰：「吾受魏王厚恩，誓以死報。今去樊城，與關某決戰，我若不能殺彼，必爲彼所殺；即不爲彼所殺，我亦當自殺。故先備此櫬，以示無空回之理。」衆皆嗟嘆。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，謂其妻曰：「吾今爲先鋒，義當效死疆場。我若死，汝好生看養吾兒。吾兒有異相，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。」妻、子痛哭送別，德令扶櫬而行。臨行，謂部將曰：「吾今去與關某死戰，我若被關某所殺，汝等急取吾屍，置此櫬中；我若殺了關某，吾亦即取其首，置此櫬內，回獻魏王。」部將五百人皆曰：「將軍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！」於是引軍前進。

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，操喜曰：「龐德忠勇如此，孤何憂焉！」賈詡曰：「龐德恃血氣之勇，欲與關某決死戰，臣竊慮之。」操然其言，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：「關某智勇雙全，切不可輕敵。可取則取，不可取則宜謹守。」龐德聞命，謂衆將曰：「大王何重視關某也？吾料此去，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。」禁曰：「魏王之言，不可不從。」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，耀武揚威，鳴鑼擊鼓。

卻說關公正坐帳中，忽探馬飛報：「曹操差于禁爲將，領七枝精壯兵到來。前部先鋒龐德，軍前擡一木櫬，口出不遜之言，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。兵離城止三十里矣。」關公聞言，勃然變色，美髯飄動，大怒曰：「天下英雄，聞吾之名，無不畏服；龐德豎子，何敢藐視吾耶！關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斬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」平曰：「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，與頑石爭高

下。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。」關公曰：「汝試一往，吾隨後便來接應。」關平出帳，提刀上馬，領兵來迎龐德。兩陣對圓，魏營一面皂旗上，大書「南安龐德」四個白字。龐德青袍銀鎧，鋼刀白馬，立於陣前，背後五百軍兵緊隨，步卒數人肩擡木櫬而出。關平大罵龐德：「背主之賊！」龐德問部卒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或答曰：「此關公義子關平也。」德叫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來取汝父之首！汝乃疥癩小兒，吾不殺汝！快喚汝父來！」平大怒，縱馬舞刀來取龐德。德橫刀來迎。戰三十合，不分勝負，兩家各歇。

蚤有人報知關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己親來迎敵龐德。關平接着，言與龐德交戰，不分勝負。關公隨即橫刀出馬，大叫曰：「關雲長在此，龐德何不蚤來受死！」鼓聲響處，龐德出馬曰：「吾奉魏王旨，特來取汝首！恐汝不信，備櫬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馬受降！」關公大罵曰：「量汝一匹夫，亦何能爲！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！」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輪刀來迎。二將戰有百餘合，精神倍長。兩軍各看得癡呆了。魏軍恐龐德有失，急令鳴金收軍。關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鳴金。二將各退。龐德歸寨，對衆曰：「人言關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！」正言間，于禁至。相見畢，禁曰：「聞將軍戰關公，百合之上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軍避之？」德奮然曰：「魏王命將軍爲大將，何太弱也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，誓不退避！」禁不敢阻而回。

卻說關公回寨，謂關平曰：「龐德刀法慣熟，真吾敵手。」平曰：「俗云：『初生之犢不懼虎。』」父親縱然斬了此人，只是西羌一小卒耳，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。」關公曰：

「吾不殺此人，何以雪恨！吾意已決，再勿多言。」次日，上馬引兵前進。龐德亦引兵來迎。兩陣對圓，二將齊出，更不打話，出馬交鋒。鬪至五十餘合，龐德撥回馬頭，拖刀而走。關公從後追趕。關平恐有疏失，亦隨後趕去。關公口中大罵：「龐賊！欲使拖刀計，吾豈懼汝！」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，卻把刀就鞍轡挂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箭射將來。關平眼快，見龐德拽弓，大叫：「賊將休放冷箭！」關公急睜眼看時，弓弦響處，箭早到來，躲閃不及，正中左臂。關平馬到，救父回營。龐德勒回馬，輪刀趕來，忽聽得本營鑼鼓大震。德恐後軍有失，急勒馬回。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滅禁威風，故鳴金收軍。龐德回馬，問：「何故鳴金？」于禁曰：「魏王有戒：關公智勇雙全。他雖中箭，只恐有詐，故鳴金收軍。」德曰：「若不收軍，吾已斬了此人也！」禁曰：「『緊行無好步』，當緩圖之。」龐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卻說關公回營，拔了箭頭，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瘡藥敷之。關公痛恨龐德，謂眾將曰：「吾誓報此一箭之讎！」眾將對曰：「將軍且待安息幾日，然後與戰未遲。」次日，人報龐德引軍搦戰，關公就要出戰。眾將勸住。龐德令小軍毀罵。關平把住隘口，分付眾將休報知關公。龐德搦戰十餘日，無人出迎，乃與于禁商議曰：「眼見關公箭瘡舉發，不能動止，不若乘此機會，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圍。」于禁恐龐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動兵。龐德累欲動兵，于禁只不允，乃移七軍轉過山口，離樊城北十里，依山下寨。禁自領兵截斷大路，令龐德屯兵於谷後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。

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，甚是喜悅；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謀，即報知關公。公遂上馬，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，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，軍士慌亂；城北十里山谷之內，屯着軍馬；又見襄江水勢甚急。看了半晌，喚鄉導官問曰：「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」對曰：「晉口川也。」關公喜曰：「于禁必爲我擒矣。」將士問曰：「將軍何以知之？」關公曰：「『魚』入『晉口』，豈能久乎？」諸將未信。公回本寨。時值八月秋天，驟雨數日。公令人預備船筏，收拾水具。關平問曰：「陸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」公曰：「非汝所知也。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，而聚於晉口川險隘之處；方今秋雨連綿，襄江之水必然泛漲。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，待水發時，乘高就船，放水一渰，樊城、晉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。」關平拜服。

卻說魏軍屯於晉口川，連日大雨不止，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：「大軍屯於川口，地勢甚低；雖有土山，離營稍遠。即今秋雨連綿，軍士艱辛。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，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，倘江水泛漲，我軍危矣。宜蚤爲計。」于禁叱曰：「匹夫惑吾軍心耶？再有多言者斬之！」成何羞慚而退，卻來見龐德說此事。德曰：「汝所見甚當。于將軍不肯移兵，吾明日自移兵屯於他處。」計議方定。

是夜風雨大作。龐德坐在帳中，只聽得萬馬爭奔，征輦震地。德大驚，急出帳上馬看時，四面八方，大水驟至；七軍亂竄，隨波逐浪者，不計其數。平地水深丈餘，于禁、龐德與諸將，各登小山避水。比及平明，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，乘大船而來。于禁見四下無路，左右止有

五六十人，料不能逃，口稱「願降」。關公令盡去衣甲，拘收入船，然後來擒龐德。時龐德並二董及成何，與步卒五百人，皆無衣甲，立在隄上。見關公來，龐德全無懼怯，奮然前來接戰。關公將船四面圍定，軍士一齊放箭，射死魏兵大半。董衡、董超見勢已危，乃告龐德曰：「軍士折傷大半，四下無路，不如投降。」龐德大怒曰：「吾受魏王厚恩，豈肯屈節於人！」遂親斬董衡、董超於前，厲聲曰：「再說降者，以此二人爲例！」於是衆皆奮力禦敵，自平明戰至日中，勇力倍增。關公催四面急攻，矢石如雨。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。德回顧成何曰：「吾聞「勇將不怯死以苟免，壯士不毀節而求生」。今日乃我死日也！汝可努力死戰！」成何依令向前，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。衆軍皆降，止有龐德一人力戰。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來，德提刀飛身一躍，早上小船，立殺十餘人，餘皆棄船赴水而逃。龐德一手提刀，一手使短棹，欲向樊城而走。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，將小船撞翻，龐德落於水中。船上那將跳下水去，生擒龐德上船。衆視之，擒龐德者乃周倉也。倉素知水性，又在荊州住了數年，愈加慣熟，更兼力大，因此擒了龐德。于禁所領七軍，皆死於水中，其會水者料無去路，亦俱投降。後人有詩曰：

夜半征鼙響震天，襄樊平地作深淵。關公神算誰能及，華夏威名萬古傳。

關公回到高阜去處，升帳而坐。群刀手押過于禁來。禁拜伏於地，乞哀請命。關公曰：「汝怎敢抗吾？」禁曰：「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憐憫，暫以死報。」公綽髯笑曰：「吾殺汝，猶殺狗彘耳，空汙刀斧！」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：「待吾回，別作區處。」發落去訖。

關公又令押過龐德。德睜眉怒目，立而不跪。關公曰：「汝兄現在漢中，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，汝如何不早降？」德大怒曰：「吾寧死於刀下，豈降汝耶！」罵不絕口。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。德引頸受刑，關公憐而葬之。於是乘水勢未退，復上戰船，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。

卻說樊城週圍白浪滔天，水勢益甚，城垣漸漸浸塌，男女擔土搬磚，填塞不住。曹軍衆將無不喪膽，慌忙來告曹仁曰：「今日之危，非力可救。可趁敵軍未至，乘舟夜走。雖然失城，尚可全身。」仁從其言。方欲備船出走，滿寵諫曰：「不可。山水驟至，豈能長存？不旬日即當自退。關公雖未攻城，已遣別將往郊下。其所以不敢輕進者，慮吾軍襲其後也。今若棄城而去，黃河以南，非國家之有矣。願將軍固守此城，以爲保障。」仁拱手稱謝曰：「非伯寧之教，幾誤大事！」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，發誓曰：「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，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！」諸將皆曰：「某等願以死據守！」仁大喜，就城上設弓弩數百，軍士晝夜防護，不敢懈怠。老幼居民，擔土石填塞城垣。旬日之內，水勢漸退。

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，威震天下，無不驚駭。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。公就令興賁諸官立功文書，去成都見漢中王，各求陞遷。興拜辭父親，逕投成都去訖。

卻說關平分兵一半，直抵郊下。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。當日關公自到北門，立馬揚鞭，指而問曰：「汝等鼠輩，不蚤來降，更待何時？」正言間，曹仁在敵樓上，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，斜袒着綠袍，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。公急勒馬回時，左臂上中一弩箭，翻身落